



儒家天時觀的仁禮內涵

須宇寧

蘇州大學

一、中國哲學的時間觀

通常談論時間觀，最為常見的兩種類型是循環時間觀和線性時間觀。前者最典型的例子來自印度哲學，其相信靈魂轉世，在輪迴之中，世界不斷地循環與重複。未來和現在的界限相對模糊。線性時間觀則是一種現代社會廣泛持有的時間觀，即將時間視為沿著一個方向不斷前行的過程、過去、未來在這個觀念中有著明顯的順序。除此之外，還有相對時間觀、進化時間觀、無時間觀、瞬時主義等。^[1]

農業文明下的傳統中國，人們通常根據自然周期來規劃生活、農事和社會活動。對日升月落、四季交疊、循環重複的自然現象的觀察產生了最早的「自然周期論」時間觀，這種時間觀體現了對自然律法的敬畏和對宇宙周期性的關注。「自然周期論」的典型產物就是中國傳統的干支紀年法，通過對天體運行和自然變化節律的觀察，將十天干與十二地支相互配對，劃分與記錄「時」的流轉，掌握四季變化，天時運轉的規律，據此進行畜牧與耕種，「春言生，夏言長，秋言收，冬言藏」。六十年為一輪迴，循環往復。以「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方式進行長期而穩定的生活。

這種自然周期論的時間觀既非全然線性的，

也非全然循環的，它一方面強調時間的周行不殆，變化不止，同時也承認其陰陽交替，重複變化的特點。^[2] 因而它既不同於印度教的「創造 -

衰退 - 復原」的自身封閉的輪迴體系，也不同於西方基督教的末世論，即認為在線性流淌的時間之後，有一個末世審判的終點存在。^[3] 傳統中國的時間觀是在無窮無盡的重複

過程之中不斷創生，「開始趨向於終結，終結又指向開始」^[4]，是一種兩端開放的時間觀。這種原始的、富有智慧的、開放性的時間觀也深刻地影響著文明的展開。

儒家在對時間的詮釋之中，傳達自己的哲學觀念。孔子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朱熹也曾提到：「古今之變，極而必反」。看似相互矛盾的兩種觀點，實際上反映的是對於時間觀兩個不同側面——周期性和循環性的理解。因此不能孤立地以一方觀點來涵蓋整個傳統中國的時間觀，將其說成是單純的循環或線性的時間觀。要深入理解中國哲學中的時間觀，則需要進一步地研究中國哲學的「時」的內涵。

二、「時」之內涵

儒家對於「時」的理解呈現出豐富的內涵。

摘要：在中國哲學中，時間有著豐富的意蘊，它不是純粹的邏輯時間，而是與歷史、生命、自然密不可分的社會時間、生命化的時間或原發時間。儒家通過將對「時」的理解融入進對仁和禮的詮釋之中，傳播其思想觀念、價值規範，實現了對於社會和個人的規訓。孔子以禮對時間進行劃分，傳播了一種與時偕行的中庸之道。也在追求價值不朽的過程中，克己復禮從而盡仁。
關鍵詞：時間觀；仁；克己復禮；天時；自然周期論

通過對於將仁、禮、義融入到對於時的詮釋之中，儒家實現了對「時」的賦能，塑造了儒學獨有的社會規範，思想觀念，對文明的展開有著深遠的影響。在儒家哲學，「時」不是脫離了具體的歷史和現實的抽象範疇，而與自然、歷史、生命有著密切的聯繫。

（一）以身為度：身體化的時間

有學者將傳統中國時間觀追溯到了甲骨文「昃」字，認為時間最早的來源是古人「以身為度」，通過陽光下影子的變化來確立時間。^[5]因而「時」與「身」是相通的，傳統中國的時間是一種生命化的時間。因此，生命有作息、男女、候徵、凶吉、超越，是故時間亦有作息、陰陽、和諧、候徵、凶吉、超越等特性。這種強調時間的身體性和當下性理解與現象學對於時間的理解有相通之處。現代西方哲學經歷了一種身體論轉向，擺脫了傳統西方哲學身心二分，重視靈魂、心靈而貶低身體、欲望的傳統，而高揚「己身」。^[6]梅洛·龐蒂 (Merleau-Ponty) 在他的身體理論中認為時間是在世存在的一個生存維度，它不是客觀存在的，而是與身體行為聯繫在一起的。他提出「主體就是時間」，認為「沒有主體的事物或與世界的關係，就不可能產生時間。」^[7]梅洛·龐蒂所說的主體指的就是身體，人只能夠以肉身化的身體為媒介存在於世界之中，所以只能以此來感受世界。這與「以身為度」、「天之歷數盡在汝躬」傳統中國的時間觀相契合。

在這種對於時間的理解中，生命與萬物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的，人與天之間產生了一種密切的聯繫^[8]。在傳統中國，人根據天的變化來安排自己的活動，所謂「天有其時，地有其財」，《周禮》中記載了周代王朝的六官制度，將官職分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根據季節的特徵來決定崗位的內容。百姓的生活、耕種，乃至政治活動、祭祀都緊緊地依附於天之時的變化。在這種觀念中，逐漸形成了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之精神。也促成了一種相信此一時彼一時、時來運轉、否極泰來的樂感精神。

（二）陰陽消息：時機化的時間

時在傳統中國的觀念中，還有一個非常重

要的內涵，就是「時機」。張祥龍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天時觀》認為海德格爾和胡塞爾以現象學的方式所理解的時間與《易經》、《易傳》所理解的時間遙相契合。張祥龍將其稱之為「原發時間」，強調它不同於邏輯時間，而是一種過去、將來、現在相互依存的當場呈現。^[9]「原發時間」既非線性，也不是形式上循環的，而是一種「時氣」。此外，這種「時機」與人之知密不可分。

中國人強調天時地利人和，合乎時宜是成事與否的關鍵。在《易經》，《彖傳》解筮法的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觀爻之位，看其當位與否以斷吉凶。《繫辭》中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每一爻都有其時機含義，根據其「卦時」特殊處境，是否有應、居中、往來、得位，而代表著不同的凶吉內涵。

《象》認為在一個卦中，二四六為偶數，為陰位；一三五為奇數，為陽位。因此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則當位，吉。反之則凶。以火雷噬嗑卦為例，六三位陰爻居陽位，因此《象》曰：「遇毒，位不當也」。此外，第二爻，第五爻居於上下兩卦的中位，《易經》以「時中」為事物的最佳狀態，因此二五爻多為吉。噬嗑卦六五爻象辭曰：「貞厲無咎，得當也。」六五爻雖然以陰爻居於陽位，但由於它處中位，因此能夠以剛柔相機，得到「無咎」的結果。第三，易經也提出了承乘說，相臨的兩爻，在下對上為承，上對下為乘，陰為柔，陽為剛，如果陰爻在陽爻之上則為乘剛，是為逆位，因此不吉。噬嗑卦六二爻象辭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六二以陰爻居於初九陽爻之上，為乘剛，因此有「滅鼻」之災，但由於六二當位，且居於中位，因此最終無咎。

在爻的陰陽，當位的相交變化之中，就產生了卦象，《易》以為，八卦代表的不同的屬性，內外卦之間的相互關係，決定著整個卦的凶吉。以否卦泰卦為例，否卦乾上坤下，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天地不相交則萬物不通。^[10]因此《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而泰卦坤上乾下，天地相交萬物相通，因此爻辭曰：「小往大來，吉亨。」張祥龍在《中國古代思想的天時觀》中認為，這種相交意味著「擺脫現有的屬性



而轉入一個相互轉化的形勢中」^[11]，從而能夠產生新的時機。海德格爾提出了一個「當下即是」(Augenblick)的概念來表示本真的當前，「從渙散於切近操勞之事的境況中被拉回來，並且保持在將來與曾在中。我們把保持本真的時間中的並因而是本真的當前稱之為當下即是。」^[12]如果將兩者對比分析可以發現，在《易傳》之中，由陰陽相交而產生的「時氣」與現象學所理解的過去與將來的交融而產生的「當下即是」是相互契合的，陰可以對應過去，陽對應未來。^[13]這種陰與陽，未來和當前的相互交融、消長產生了「時機」，通過對於「機」的把握，也就產生了「中」。

由於「時」所具有的獨特內涵，因此在中國哲學之中，時間觀並不能以循環或線性而一以概之，這種對於「時」的氤氳變化，天人合一的獨特理解，他所導向的是一種開放的時間觀。時間既在四季輪迴，陰陽消息之中循環，同時也在這種陰陽相交之中，不斷向前而產生新的境遇。

三、「時」與仁禮

如果以體用來區分時間，那麼可以將形而上的絕對時間稱之為是時之體，將具體的，生活中的時間稱之為時間之用。^[14]儒家將關注的重心更多放在了後者。從「時機」、「原發時間」、「生命化的時間」、「相對時間」到「社會時間」，中國哲學強調「時」與自然、歷史、生命等多層面的緊密關聯。孔子雖然沒有直接關於「時」的概念性描述，但是他將對於時的理解投入關於到仁學和禮學之中，潛移默化地教養著眾人。

(一) 復禮：在適時應和中涵養對時機的領會

《易》在孔子的思想中，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不直接以卦象教導學生，而是讓學生在對禮和仁的理解和踐行之中，實現對於「時機」的領悟。子曰：「不學禮，無以立」。「禮對於孔子不是一套外在的繁文縟節和固定的國家體制，而是『與時偕行』的通天藝術。」^[15]行為合乎時宜便是禮。孔子對食物和進食之禮做出了規定。

《論語·鄉黨篇》中說：「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

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強調進食需要符合禮儀，食物的時節、狀態也需要合乎時宜。

孔子也對在朝之禮，祭祀之禮都做了嚴格的規定。根據人的行為，將時間劃分為不同「時刻」，《論語·鄉黨篇》中記載：「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入」時、「立」時、「行」時、「過」時，都有相對應的動作與禮儀。孔子不僅以時來規定行為，同時還以時劃分人生階段。《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對每一個年齡段的人應該有何行為，懷有何樣的心態都有明確的規定。對於逆時的行為，孔子進行了嚴厲的批判，《論語》中記載，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通過對現世時間的端正、籌劃、規範、實現了連續性、積累性、精細劃分的人生階段規訓。^[16]賦予了形而上的時間以生存論的內涵。

在傳統中國，祭祀活動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李澤厚在《由巫到禮，釋禮歸仁》中認為，禮數是由傳統的巫術祭祀活動中的儀態，首飾與步伐演變而來，經由周公制禮作樂，將其理性化、規範化，最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禮儀規範。^[17]祭祀一方面代表著對於天地與長者的尊敬，一方面是表明種族與血脈的延續。通過這種方式，個體生命的消亡並非是全然的消失在世間，而是以血脈的方式被傳承、被記錄，在子輩的繁衍之中不斷的延續，有限的生命由此而超越時間的向度。^[18]在儒家的世界觀裡，個體並不是一個單一的，孤立的存在者，而是以一種共在的方式，個體的存在本身就代表著時間的延續。

孔子在討論服喪當滿三年的理由時說：「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嬰孩三年方能脫離父母的懷抱獨立行走，因此當以三年之喪期報答父母之恩。三年守孝之禮是檢驗子女之仁孝與否的標準。同時，孔子還提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違父志，即是對於

祖輩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的傳承。在守孝的三年之中，一方面要嚴格遵守孝禮，另一方面要秉持長者的意志，作為對於長者風貌的一種繼承與懷念，表現出其意志與德性並沒有隨著肉體的死亡而消失，而是隨著血脈，世代被繼承與記錄下來。

《論語》中記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時間周行不殆，流轉不止，人存在於世間，何其渺小。有限的人如何在無限的時間之中實現價值的留存？儒家提出了三不朽，認為君子當立言、立德、立功。在《論語·公治長》中，子路問孔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儒家重視傳承，思想的傳承、價值的傳承、乃至血脈的傳承。而這種對於不朽的執著正是根源於儒家對於時間的理解。在循環而時新的世界之中，「時」不僅僅是一種刻度性的計量單位，也不僅僅意味著當下的存在，而是與價值、歷史密不可分，未來的價值先行於此時的存在，並決定著當下的存在樣態；歷史的延續先行於個體的角色，並決定著個體的生活方式，過來和過去在當前時刻交融共存。

從進食之禮，在朝之禮到祭祀之禮，儒家以禮規範了生活、政治、文化的各方面，在對於禮的「適時應和」之中，涵養人的分寸感和對時機的領會。

（二）克己：在敬中與萬物建聯·體悟中庸之道

子貢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以為仁」。復禮指的是對於禮的踐行與對時宜的體悟，而克己一方面指的是對於孤立之我的克制，包括對於無限膨脹欲望的克制和自我與他者聯繫的建立。荀子在闡述其分群論的時候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並能夠役使其他動物的原因就在於人能群，而人類的群體生活之所以可能就在於「分」，即能夠有不同的社會分工，並劃分位不同的等級，他說：「離居不相待則窮，群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分的形式通過禮來規定。禮儀本身是和群體生活所聯繫在一起的，人通過克制自己的欲望，克制孤立的「己」、「我」而投入到人與人

的聯繫之中。孔子說：「仁者人也」、「仁者愛人」。仁的實現不能夠脫離個體與他者之間人倫關係，孔子答子貢問仁時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仁，即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還說：「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人以仁作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愛人的過程之中，促成了自我的實現，通過成就他人來成就自己，這是一種反身內向的自足性。

孟子將孔子「仁」中的人與人的聯繫進一步擴大為人與萬物的聯繫，他說：「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將仁拓展為了對家庭、社會、自然的統一態度。由於仁的普遍性，天命與人之間建立了普遍聯繫，「個體超越了自我一己形氣之私的局限，完成了終極意義上的天人合一」^[19]。「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道中的「時中」精神由此下貫於人之道，形成了中庸的態度。因此，踐仁的最終結果是「時中」，即保持有一種「隨時以處中」的「中和」狀態。這是對於原發天時的最合適的表現狀態。

克己更深層的一層意思是對於自身有限性的認識，《中庸》中說：「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天時對於古代聖賢來講就是活的終極、生成著的『中極』」。^[20]因此對於恆常生生不已的天，中國人始終有一種根本性的敬畏，這也就指向了主體自我限定的方向。但是這種克己並不是對於自我主體的抑制，而是對於自我主體的實現。牟宗三在描述中國哲學的特質時說：「在敬之前，我們的主體並未投注到上帝那裡去，我們所做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仿佛在敬的過程中，天命、天道愈往下貫，我們的主體愈得肯定。」克己之敬並不是西方宗教式的將自我主體全然奉獻於上帝，而是感受自我主體與天道的合一。因此在中國哲學始終沒有產生一個超越的「上帝」，而是將「敬」內化為禮制規範和道德品格，並於其中體悟「與時偕行」的「時中」精神。

四、結語

不同於印度哲學的循環時間觀和工業革命



之後普遍認可的線性時間觀，根源於中國哲學對於「時」的獨特理解，形成了一種兼具循環與線性的開放的時間觀。在中國哲學之中，「時」不是超越的、形而上的抽象時間，而是與個體的生活所密不可分的一種身體化的時間，在這種理解中，百姓的生活與天時有著密切的聯繫，也由此產生了一種天人合一的精神。此外，《周易》中的「時」代表一種「時機」，是一種在陰陽相交中而氤氳而生的「原發時間」，其每一爻的都因此爻時的不同而代表著不同的情景，有著不同的機遇。因此如果以體用來區分中國哲學中的「時」，那麼可以說在中國哲學中，提到更多的是時之用。

在儒家，孔子將對於「時」的理解融入到對於仁禮的詮釋之中。孔子說：克己復禮以為仁。禮對於孔子來說是一種是時機化的藝術，孔子對於生活中的各個細節都做出了禮的規定，使人們在適時應和之中養成一種分寸感和對於時機的領會。而就克己而言，一方面意味著克制孤立之己，而投入到自我與他者的聯繫之中，從對他人之愛，到對萬物之愛，與天地自然建立普遍的聯繫。一方面意味著對自我主體有限性的認識以及對於無限的，生生不已的天的根本性的敬畏。因此克己復禮，而能夠體悟天時中的中道，中庸的精神。從不時不食、三年之喪到中庸之道，與時偕行的藝術貫穿於儒家的整個體系之中，並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後續文明的展開。這種與時共在的儒家智慧，使個體在無限流淌的時光中找到了賴以安身立命的根本。

- [1] 詹冬華：〈中國古代三種基本的觀時方式——切入古代時間意識的一個維度〉，載《文史哲》2008年第1期，第79-87頁。
- [2] 趙仲牧：〈時間觀念的解析及中西方傳統時間觀的比較〉，載《思想戰線》2002年第5期，第77-88頁。
- [3] 王彬：〈論方東美「回旋變易」的《周易》時間觀〉，載《周易研究》2016年第4期，第32-37頁。
- [4] 余治平：〈時間的哲學〉，載《東南學術》2002

- 年第3期，第115-123頁。
- [5] 張再林：〈以身為度——中國古代原生態時空觀初探〉，載《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總42期，第24-32頁。
- [6] 張良叢：《從解構到建構：後現代思想和理論的系譜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 [7] 馬元龍：〈主體就是時間：梅洛-龐蒂論身體與時間之關係〉，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0年第5期，總34期，第132-142頁。
- [8] [法]朱利安，張君懿譯：《論「時間」：生活哲學的要素》（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 [9] 張祥龍：〈中國古代思想中的天時觀〉，載《社會科學戰線》1999年第2期，第61-72頁。
- [10]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北京，昆侖出版社，2005年），第160頁。
- [11] 同注[9]。
- [12] [德]馬丁·海德格爾著，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存在與時間》（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第385頁。
- [13] 張祥龍《從現象學到孔夫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215頁。
- [14] 同注[2]。
- [15] 同注[13]，第219頁。
- [16] 王琴：〈論語的時間與規訓〉，載《中國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第56-63頁。
- [17] 李澤厚：《由巫到禮，釋禮歸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
- [18] 郭院林，馮月月：〈《論語》中時間的表述與價值指向〉，載《江蘇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第45-52頁。
- [19] 趙法生：〈論孔子的中道超越〉，載《哲學研究》2020年第4期，第62-71、81頁。
- [20] 同注[13]，第219頁。

The Ethical and Ritual Connotations of the Confucian View on Heavenly Timing

Xu Yuning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In Chinese philosophy, the concept of time carries rich connotations. It is not merely a logical interpretation but a form of social time intertwined with history, life, and nature-vitalized and primordial time. Confucianism integrat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ime"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n (benevolence) and li (ritual), promoting its ideological concepts and value norms, thereby regulating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Confucius uses li to divide time, promoti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rough the pursuit of eternal values, self-discipline and returning to ritual propriety ultimately fulfill the practice of ren.

Key Words: View of time, ren (benevolence), self-discipline and returning to ritual propriety, heavenly timing, natural cyclical theory